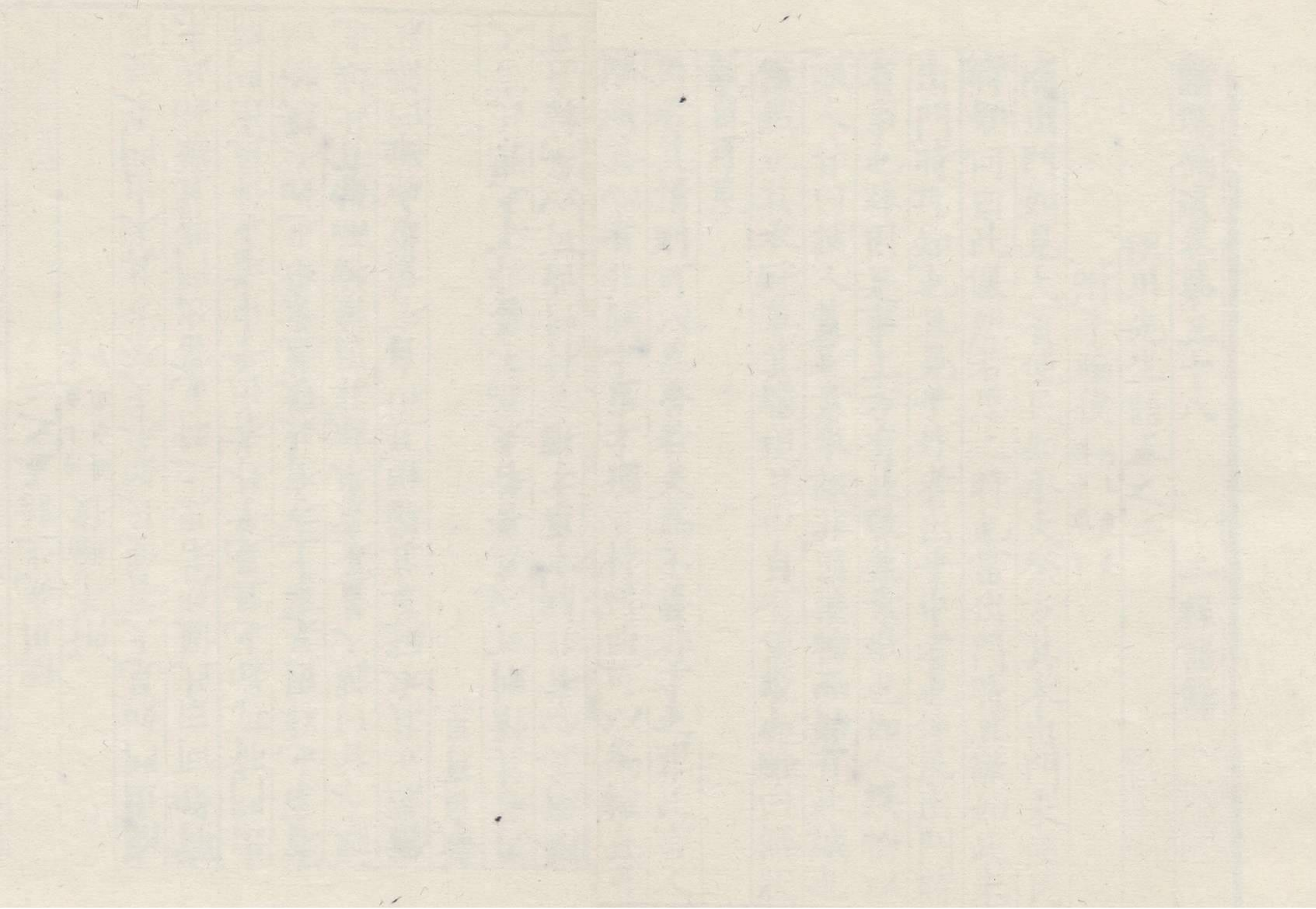


新刊履齋示兒編

三



履齋示兒

禮記卷之四



鄉



孫



經說

禮記餼餘不祭

禮記卷之四



或人有問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而時人多祭之何也曰胡不以禮經上文觀之上文自餼餘不祭而後繼之以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二句所謂餼餘者食物之餘雖妻子皆卑而父與夫亦不以食餘之物而祭之嫌其黷也然則非食物之餘焉有不祭者乎

死曰嬪

曲禮下生曰妻死曰嬪案下文有曰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又曰天子有夫人有嬪月令曰后妃帥九嬪御堯典曰嬪于虞大雅去曰嬪于京天官十曰嬪婦化治絲枲內宰以陰禮教九嬪又贊九嬪之禮事又九嬪掌婦宰之法教九御昭公三年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尔雅婚姻去嬪婦也徧閱群經皆以生為嬪獨此以死為嬪而一編之中自相背馳信乎漢儒之說雜之



舞斯下脫六字

舜斯下脫蹈矣人悲則斯六字當作人喜則斯陶
二斯咏二斯尤二斯舜二斯蹈矣人悲則斯慍二
斯戚二斯嘆一斯辟二斯踊矣蓋自喜而至蹈凡
六變自悲而至踊亦六變所謂孺子慕者乃在於
此豈有喜與悲之情混者乎

子之哭也壹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
觀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
曰然讀禮者當以哭也壹為句似重有憂者屬下
句按下文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
子又死焉是死者三人其哭之聲壹而不雜聖人
所以問之蓋知其憂之甚也今洪慶善注曰黎元
和聖德詩云一似堯禹輒引禮記一似重有憂者
為釋且謂退之作文老杜作詩無一字无來處誠
是也而以此一似字指為黃魚直之所取在是吾
恐聖經不如是之膚淺也

聖人之葬人与

子夏曰聖人之葬人与絕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
焉此与古之人与古之人也同此句法見仲尼燕

居

爾以人之母嘗巧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鄒氏於豈不得以釋之又改以為已字隔其母以嘗巧者乎於下句况不可讀又不可說當依方氏作一句為是又免改字之患下母字舊音無亦非

千里之外曰采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當作蔡叔之蔡此緩服之制內外皆千里也

鷹化為鳩

月令於仲春言鷹化為鳩蓋喜其能變不仁之心也如王制言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周禮司喪注亦云仲秋鳩化為鷹而月令於仲秋當言而不言者嫌其變而之不仁故不記也

養老於學

內則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四代之養老必於學

何也蓋人君之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為人子止於孝而父子有親者人倫之始也孟子曰三代之孝所以明人倫者其謂此夫然則於此而養老豈不得其所哉祭義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宰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宰所以教諸侯之德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宰來者也即是而觀古之聖人莫不於此為重所以治効如此其盛

燕居閒居

或者謂禮記名篇既有仲尼燕居又有孔子閒居無乃贅乎荅曰鄭氏不云乎退朝而処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王昇亦云退朝曰燕退燕曰閒孔子可以即安故次之以燕居閒居

毫釐

經解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漢東方朔傳引易失之毫釐按今易中無此語顏師古曰易象之別記也陳正敏遜齋閑覽曰歐永叔作傳易圖序云予讀經解至引易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之句怪今易無此文疑易非完書且經解所引按王充論注乃易緯之文永叔於易經求之誤矣則又與

顏師古之說小異及考字書毫釐當用釐字而太史公用釐者借而用之也世用毫釐絲忽者皆假釐字用之說文釐福也理也釐牛尾也十毫曰釐而前漢五行志曰天漢三年八月天雨白釐師古曰凡言釐者毛之彊曲者志用釐字而師古注用釐字則知釐釐二字通用久矣

盤銘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場屋屢出盤銘又日新賦及盤銘詩李者往二多因方氏誤指為燕器故國李詩有食息不違安之句殊昧經旨按正義曰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為戒必於沐浴云者戒之甚也蓋取其澡身浴德常加之意故有日新而又新之義抑嘗觀諸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謂之盤圓則水圓則盤非沐浴之器而何

春秋春秋書法

春秋之辭簡而嚴春秋之旨婉而微然所書大約有三斷自隱公而下訖于獲麟首正而繫月首月而繫事以一天下之統先王人而黜諸侯先諸侯而黜大夫以明天下之分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

夏而外夷狄以正天下之勢印觀天時之災異俯
察人事之善惡褒貶予奪一歸乎大中之道此春
秋所書之大約也

春秋用周正

春秋紀元必書春王正月所以尊周也尊周必用
周正二以建子為首歲在夏為十一月不得四
時之正推取其一陽生之月而已若建寅則便於
民事故堯典所尚則夏正誠萬世不易之典也或
謂夫子作春秋以夏時冠正月垂法後世以周正
紀事示无位而不敢自尊殆不然也且以僖公五
年書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觀之實夏之十一月也
使屬夏之春日有南至乎又以莊公七年秋大水
无麥苗觀之實夏之五月也使屬夏之秋麥尚有
苗乎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哀公二十八年
春无冰若非周之春冬冰霜何足為灾乎文公二
年自十有一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
不雨至于秋七月若非周之秋不雨何足為傷乎
由是而言則知春秋之用周時无疑矣且周公周
之冢宰改用建子乃其制作之大若使夫子之於
春秋反不用其時是敗常亂紀自夫子倡之尚何

以律它人乎益知夫子修周公之法豈苟作云乎哉

矢魚觀社

隱公矢魚于棠五年莊公如齊觀社二年春秋皆書云譏其舉動之非也矢者射也夫矢魚乃有司之事於己所不當射而射齊社乃它國之事於我所不當觀而觀二者胥失之春秋書以示貶益知人君不當親舉者也

家父求車

威公十有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使音䟽吏切言使者私有求於魯即非致天子之命致天子之命則不得謂之求故春秋書家父而加天王使於其上以貶之謂既為天王之使而來則不當私有所求也

儉德之共

左氏莊公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按司馬溫公訓儉文援此語而申之曰共同也乃作共後漢程璜上䟽曰儉德之恭直作恭今詳杜預以不丹楹刻桷為共之說則讀為恭者非况陸氏無音

陳殺其大夫洩冶

孔子嘗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蓋君子知世之法不可苟也聖人於甯武子取其得智愚之道於蘧伯玉取其得仕卷之理至於史魚則一之以直而已矣夫邦有道直可也邦無道而直豈不速其禍哉危行言孫足矣今洩冶之諫陳靈公斥之以宣淫之醜指之以公卿之惡其言無隱可使人畏可使人愧然訖不能回靈公荒淫之心者蓋當無道之時不能雍容閑陳引其君於當道必歆軒然以直鳴是所以殺其身而已矣夫子於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書陳以其君與二卿同殺之也書大夫言其刑不當上及而自取之也稱洩冶則咎其以訐直殺身也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所以有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禍

稅畝丘甲田賦

宣公之初稅畝年十五譏其始什二而稅也成公之作丘甲年元譏其賦增四分之一也哀公之用田賦年十二譏其既什二而稅其田又什二而斂其才也

一說用田賦者田以足食賦以出兵使田出賦民何以堪乎

築囿

宣公之十三年夏築蛇淵囿以游觀而勞民也成
公之十八年八月築鹿囿以養獸而勞民也昭公
之九年冬築郎囿以遠築而勞民也魯侯不道既
煩其役又非其時斯三者皆貶之故曰无囿猶可
无民其可乎

見易象春秋

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与魯春秋曰周礼尽在魯矣
夫易自易春秋自春秋初无与於礼而宣子乃云
耳何耶盖礼之為礼也辨尊卑別貴賤正君臣定
名分数者不失其所即周礼之所在也故繫辭有

六六已

三三六

九

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
易象之體也孟子有之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賊
子懼此春秋之體也惟其辨尊卑別貴賤正君臣
定名分卒不外此孰謂周礼而非易象春秋耶且
言偃嘗問曰夫子之極言礼也可得聞欤孔子曰
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去孔子亦以夏
殷之易而觀夏殷之礼者皆是義也豈非易之所
見者象礼之所形者器繫辭不云乎以制器者尚

其象則觀其易固可以知其禮况坤乾者天地也
夏時者四時也天地有上下之位四時有先後之
序禮之實如斯而已因觀易以知禮則觀春秋可
知矣

行李

襄公八年不使一个行李告於寡君杜預曰一个
獨使也行行李行人也陸音个古賀反一本作介按
李文正資暇集云李字人姓之外更无別義左傳
行李之往來杜不究意理注云行李使人也今遠
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耳按舊文

示の巴

三五六

十

使字作岑傳寫誤作李使岑山下人人下子則岑
與李相近乃知杜之說是而讀非僖公七年曰行
李之役共其乏困昭公十三年又云行理之命无
月不至既謂為行李之役又謂為行理之命則是
行使无疑也但理李字異讀管子五行篇黃帝待
后土而辯于北方故使為李又曰冬季也注云李
獄官也益知古者多以李為理矣

宰木

左氏傳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
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穀梁傳作子之冢木已拱矣公羊傳作宰上之木拱矣注曰宰冢也合三傳而求之左氏曰墓即穀梁曰冢也冢宰字相近公羊乃譌而為宰注則又譌以傳譌

論語總說

論語一書凡稱子曰者與弟子答問之辭也稱孔子對曰者皆答君之辭也答異邦之君亦然蓋示其敬也於昭公定公哀公不稱其國於齊景公衛靈公則稱之者蓋夫子魯人也以示其莫非臣也其為敬君莫大焉至如孔門之高弟莫顏子若也其書尚以名稱獨有若曾參得以子稱又見是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不敢斥其名所以尊師也以及於羣弟子則稱名於子產蘧伯玉則稱字又別其非同門之友矣

作經本末

聖賢之書豈苟作云乎哉嘗觀論語顛末夫豈无他說斷乎首以學名篇以學而時習之冠于首而必終之以堯曰者謂學者必以聖王為師而聖王則莫克若故也是以荀卿之書首標以勸學首發端以學不可以已而以堯問之篇終之楊雄

之書亦首名以學行首發端以學行之上也而必以唐矣一言終之蓋有望於後之君子復古云

三年無改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章觀人子之所為也言其父在吾則觀其子所以善繼志之志者如何其父沒吾則觀其子所以善述事之行者如何若觀以三年之久不改于父日用常行之道則可謂盡子之孝道矣蓋謂他人觀其子之志行非子自觀其父之志行者也學者於此當於觀字上求之以三年觀之見其不改則知終身無改矣然則歐公三年無改問不疑可也

貧而樂

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礼者也較之史記仲尼弟子傳後漢東平王論皆曰貧而樂道多一道字必是脫文

從心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字无音或作縱字非也當以從心所欲為矩

視其所以

所以者其意也楊子曰得其言未得其所以言所以言者則其意所指也謂聖門之於人也初詳視其意指中泛觀其從迹中深省其定向則自始及終無不見之何所匿其情哉

攻乎異端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者也

新刊履齋示兒編卷之四

復齋示兒編卷之五

廬陵鄉先生孫奕李昭撰

經說

論語哀公問社

哀公問社於宰我。至既往不咎。按哀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公遇孟武伯問曰：余及死乎？三桓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哀公二十七年則哀公懷去三桓之心久矣。而患其疆故假古人弗用命則戮于社之意。甘誓以問焉。宰我謂周人以粟使民戰栗，勸之以誅也。聖人警之以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之。三語謂三桓自宣公以來至于今，勢偏公室，積威五世，莫能制之也。一旦而欲誅之，則昭公之事可鑒矣。昭公二十三年季平公奔齊哀公苟知自治，則三桓之禍自息，无事於誅也。

不以其道得之

子曰：富与貴，是人之所欲也。至不去也。蓋富貴人之大欲存焉。善处富貴者，必以其道。苟不以其道而得，处富貴則不处之也。貧賤人之大惡存焉。善去貧賤者，必以其道。苟不以其道而得去，貧賤則不去之也。

觀過斯知仁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謂偏也偏則過之所由起也觀吾有偏而不正之處於此乎識之則過不得著見矣非仁者能之乎

朝聞道夕死可矣

孔子豈尚未聞道者苟聞天下之有道則死亦無遺恨矣蓋憂天下如此其急

孰謂微生高直

此言微生高於乞醯之際及其委曲之道先儒泥於孰謂微生高直之句乃解乞諸其鄰為不直是直情徑行而无委曲周旋之義豈善與人交者哉嗚呼聖人之意以不如是故曰孰謂微生高為直情徑行之直

先難後獲

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此章救樊遲之失也自其季稼季圃觀之則遲避害趨利之心勝故夫子於問仁則對以先難後獲問崇德則對以先事後得蓋抑其利欲之心而勉之義理當為之事苟能先義後利非仁者之用心乎

南子

說者皆引史記以謂孔子見衛靈公之寵姬南子
仲尼弟以愚觀之必非衛之南子蓋嘗攷家語曰
孔子適衛子驕為僕顏刻字子驕史記作顏高衛靈公與夫人
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梁駮乘使孔子為次乘
遊過市孔子恥之且聖人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
而去魯適衛至衛而又取為靈公南子次乘豈肯
輕身以先於匹婦哉又且六經以至魯論家語皆
無見衛南子之文不知子長何所本而云然則南
子者為誰是必魯之南蒯也何以知之以佛肸召
子欲往而知之也佛肸以中牟畔子路不欲之往
而夫子有吾豈匏瓜之喻南蒯以費畔子路亦不
悅其見昭公十二年南蒯以費畔遂奔齊蓋昭公
十四年南蒯之奔齊也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
曰臣欲張公室也杜預曰張強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強公
室此夫子所以見之將以興魯也夫佛肸事不約
而同故知其必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也
昭公矣

民鮮父矣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父矣言中庸
之德其極至難能之事斯民之所日用常行者也

然行之者能暫而不能久故曰民鮮久矣

老彭

竊比於我老彭按太有卦匪其彭陸音步郎反子夏作旁老彭當讀如匪其彭之彭音旁側也欲自比於老子之側蓋謙辭也老子古之好道者宜孔子之所自比嘗攷諸曾子問有記孔子聞諸老聃者屢矣家語亦曰孔子問禮於老聃此誠孔子欲自附於老子之側之驗也舊說以老彭為彭祖然六經所不載聖人所不道非夫子之願比者今不取

束脩

漢儒說自行束脩以上皆以十服脯為束脩蓋因禮記束脩之問不出竟及束脩一大以誤之也觀鄭玄注論語謂年十五以上也後漢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注云謂年十五以上然以經意詳之初非此意聖人設教垂互鄉闕黨童子所不拒長少何擇焉惟延篤傳吾自束脩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注云束脩謂束帶脩飾此說稍通然以脩為脩飾則是以束為束帶則非不若以檢束脩飾為正如鄭均傳曰

均束脩安貧太守薦劉般束脩至行皆同一意方
性夫解禮記束脩之間以為與論語名同而實異
其說謂約治其身則無不誨之真得所謂人潔已
以進與其潔也之意

聞韶

人皆以聞韶不知肉味為喜之之辭吾獨以為怒
之之辭何也曰食旨不甘者悲而不知也曰發憤
忘食者怒而不知也曰在齊聞韶者亦怒而不知
也未聞有人喜而不知者矣蓋韶帝樂也齊侯國
也夫子在齊忽聞侯國僭作帝樂又至三月之久
是以怒而不知肉味故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非怒辭而何 一說以子在齊絕句韓退之改三
月為音字亦穿鑿聞韶三月絕句

文莫吾猶人也

樂肇曰案燕齊之間謂勉強為文莫今語猶然肇
深於論語此說必有所授杜詩有夕拚野鶴同双
鬢遮莫鄰雞下五更遮莫二字殆不可曉嚴有翼
以佞教之說發明之其旨遠顯予喜其文相若故
併有取焉耳卓堂詩箋云遮音之夜反

無間然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間隙也猶玷缺也孔子謂禹之所為我無以見其玷缺之可議也由其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言之似儉不中禮也由其致孝乎鬼神致美乎黻冕盡力乎溝洫言之則誠無玷缺之可議是以始終言其無間然矣

食不厭精

厭讀如厭飲之厭言食與膾雖精而細亦不厭飲而食之蓋夫子嘗曰食無求飽又曰謀道不謀食故知其於精細猶不求其厭飲況饋餼餒敗臭惡失飪則不食也必矣

先進後進

子曰先進於禮樂至吾從先進先進指三代而上後進指三代而下也謂三代而上教行俗美而禮樂達天下雖野人亦能之况君子乎三代而下政異俗殊而禮樂有壞闕惟君子能之野人則莫之能行也所以夫子必欲從三代之盛時也

皆不及門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至子游子夏門非門庭之門乃門目之門夫子歎其從陳蔡之徒其同患難如此苟不辜不保首領以沒皆不及門目之側無以

表於後世是有遺恨也可不念欤遂舉四科之目以歸於顏閔而下十人焉

子樂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此三句非夫子之言乃當時記事者之言也繼之以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云者乃是夫子因子路行行遂指其習中之病而爲是言則子樂當作子曰聲之誤也曰悅聲相近寫者既誤以爲悅又轉悅爲樂故也既以由也爲不得其死又何樂之有

論篤是與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吾與點也之與論其篤厚則所與者君子之人乎色莊之人乎君子則躬行者色莊則色厲而內荏者

不可則止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以道格君心之非則無復有發於政害於事者此所謂不可則止也

忠告而善道之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

焉言忠告即不可則止也言善道之即毋自辱焉也自非自取自求之自乃訓從也凡有不可處即止之豈非忠告乎母從取辱之事以導之豈非善道之乎何謂從取辱之事以導之凡非禮非義之事一或導之則辱身也不忠不孝之事一或導之則辱君親也既辱身又辱君親非朋友之罪而誰罪

必也狂狷乎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此章歎無中道之可與也聖門之學不容有去偏之失大過之偏流爲狂不及之偏流爲狷故子張之病在大過子夏之病在不及聖人皆指其偏以拒之焉有狂狷而尚與之者乎乃知此言乎者疑辭也疑則不與可知與狂者乎則狂者進取即大過也與狷者乎則狷者有所不爲即不及也中道安在哉聖人深歎無中行之可與故發是言也

禹稷躬稼

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初夫子雖不之答終也必曰君子哉若人且禹尽力於溝洫而有天

下則然矣稷播種百穀不過一諸侯耳而云有天
下何哉得非積功累仁至文武而興乎

桓公殺公子糾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
仁乎至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
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至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桓
公齊襄公之弟也初襄公之立也政令無常故公
子小白奔莒齊地公子糾奔魯公孫無知弑襄公齊
人弑無知大夫高傒先有以陰召小白故小白自
莒先入而得齊是為桓公非取諸子糾之手也乃

三十一

九

三十一

殺子糾小白誠惡矣然齊實納小白也春秋莊公

九年書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左氏誤多子

是也何稱糾而不稱子言小白而又言齊是糾不

當立而小白當立者也九月又書齊人取子糾殺

之以糾謂之取傷糾之在魯魯不能覆護齊得而

殺之所以甚齊之惡而譏魯之不競也以子繫之

糾蓋子糾兄也弟其可殺乎所以重小白之不弟

也管仲雖嘗為子糾之傅然子糾未嘗為世子不

當爭立是以管仲明此之義終身不讎桓公而得

相之以霸也嘗觀伊川之說以桓公為兄子糾為

弟徃徃因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遂誤之晦庵又附會而援其說蓋不之審也按史記齊世家云襄公立殺誅數不當群弟恐禍及故次第糾奔魯小白之言十二年公孫無知弑襄公而自立高國陰小白於莒高偃立之為桓公左氏莊公八年注云子糾小白庶兄鄧驥左氏指縱云桓公襄公之季弟也世家既云次第糾左氏注又云糾為小白庶兄指縱又云桓公為季弟則子糾兄也小白弟也無疑矣故荀子亦曰齊桓殺兄而爭國仲尼伊川之說誠為誤矣

鄉原

鄉原德之賊晦庵先生云原與愿同非也愿之為言慈也愿慈則為謹厚之人必不肯同流合汙所謂鄉原即推原人之情意隨波逐流佞偽馳騁苟合求媚於世故曰一鄉之原人是以為德之賊也司馬溫公解揚子賊仁近鄉原謂所至之鄉徇衆隨俗求媚於人者其說盡之



新刊履齋示兒編卷之五

